

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 
NICHOLAS FLAMEL

# 魔法师

永生的尼古拉·弗莱梅的秘密 ①

[爱尔兰] 迈克尔·斯科特(Michael Scott)◎著 王甜甜◎译

{ THE MAGICIAN }  
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 
{ NICHOLAS FLAMEL }

# 魔法师

永生的尼古拉·弗莱梅的秘密 Ⅱ

[爱尔兰] 迈克尔·斯科特◎著

王甜甜◎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法师 / (爱尔兰) 斯科特著; 王甜甜译.  
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12.7  
(永生的尼古拉·弗莱梅的秘密)  
ISBN 978-7-5309-6795-9

I. ①魔… II. ①斯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36304号

**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Nicholas Flamel #2 - THE MAGICIAN**  
Book #2 - Copyright © 2008 by Michael Scott  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 
Children's Books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版权登记号 图字02-2012-44

## 魔法师

---

出版人 胡振泰

---

作者 【爱尔兰】迈克尔·斯科特  
译者 王甜甜  
策划 李萍 LiPing314@126.com  
责任编辑 赵建荣  
选题监制 陈禹舟  
特约编辑 郝春英  
封面设计 马顾本  
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


---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 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 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 
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 
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 
规格 16开 (700毫米×1000毫米)  
字数 350千字  
印张 26  
书号 ISBN 978-7-5309-6795-9  
定价 36.00元



谨以本书献给考特尼和皮尔斯



## 关于尼古拉的名字

尼古拉的全名在法文中的写法是 Nicolas Flamel，从他1330年出生时到现在一直如此。在英文里的拼写与法文稍有差异，常常被写作Nicholas Flammel，或者 Nicholas Flamel。中译名有尼古拉·弗拉曼尔或尼古拉斯·弗拉梅尔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里面的“魔法石的主人”——尼可·勒梅。在本书里，你们看到的将是“尼古拉·弗莱梅”这个名字。无论怎样，当你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，你应该想到，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人。

我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流逝。

和我一起走向死亡的还有我的妻子佩蕾娜尔。

六百年来，我和佩蕾娜尔一直依赖一道咒语维系着不死的生命，然而现在，这道咒语的魔力正在慢慢减弱。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，因为每过一天，我们就老一岁。所以，我需要那本圣书——《亚伯拉罕的魔法书》，我需要用它来重启永生的咒语。

我和佩蕾娜尔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。

不过，短短一个月，也能做很多的事情。

约翰·迪和他的主人黑暗长老抓走了亲爱的佩蕾娜尔，他们也终于得到了那本书。约翰·迪和他所效力的黑暗长老都知道，我和佩蕾娜尔的时日已经不多。

可是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并非高枕无忧。

因为，他们得到的那本书并不完整，书的最后两页仍然在我们手中。现在，他们想必已经知道，苏菲·纽曼和乔希·纽曼两姐弟正是圣书中所记载的那对双胞胎——那一对拥有金色和银色气场的双胞胎。苏菲和乔希拥有一种无比强大的能量，只要引导得当，他们就能用那种能量拯救全世界……否则，他们将会彻底地摧毁这个世界。令人感到悲哀的是，尽管苏菲体内的能量已经被唤醒，她本人也已经开始学习基本元素魔法，但是她弟弟体内的能量却依然处于休眠状态。

目前，我们身处于巴黎，而这儿也是我出生的地方。正是在这个城市里，我第一次发现了圣书，并且开始了漫长的破译圣书的过程。随着破译工作的深入，我终于发现，原来这世上真的存在长老族，同时，我也揭开了点金石的奥秘，并最终破解了永生不死的秘密。我爱这座城市。这里隐藏着许多秘密，也住着不只一个永生者，还有那些古老的长老们。在这里，我将会找到有效的办法，唤醒乔希的潜能，并继续让苏菲接受魔法训练。

我必须这么做。

为了他们——也为了让人类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延续下去。

摘自炼金术士尼古拉·弗莱梅的日记

6月2日，星期六

在巴黎，这座充满我年轻时记忆的城市



6月2日

星期六







## 第一章

午夜，名流晚宴全部结束之后，慈善拍卖会终于拉开了帷幕。

当时钟的指针指向了凌晨四点时，喧闹的拍卖会接近了尾声。此刻站在台上的主持人是一位知名演员，多年来，他一直都是荧幕上詹姆斯·邦德的不二人选。在他的身后，有一块电子屏幕，上面显示着此次拍卖会筹得的善款总额已经超过了一百万欧元。

“210号拍卖品：一对19世纪早期的日本歌舞伎面具。”

210号拍卖品一出现，熙熙攘攘的大厅里立刻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这一对由玉片制成的歌舞伎面具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，拍卖方期望它能够为此慈善拍卖换回超过50万欧元的善款。

在大厅距离展台较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位高高瘦瘦的男子：一头雪白的头发剪成了很短的平寸，非常引人注目。这位男子——尼克洛·马基雅弗利，对210号拍卖品志在必得，他打算用一百万欧元的高价将这对面具收入囊中。

尼克洛·马基雅弗利静静地站在这个远离人群的地方，刻意将两只胳膊轻轻地交叉于胸前，以免弄皱身上做工精良的黑色丝绸燕尾服，毕竟，这身衣服出自世界顶级西服的手工缝制圣地——英国伦敦萨维尔大街。他用他那双灰暗的眼睛冷静地打量着其他竞拍者，同时快速地在脑海中分析和评估他们的意图

及实力。

他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只有五个人：两名和他一样的私人收藏者，一位二流的欧洲皇室成员，一位曾经名噪一时的美国电影演员以及一名加拿大古董商人。至于大厅里的其他观众，他们大都已经面露倦意，不是已经花光了自己的预算，就是根本无意竞拍这一对看起来有些沉闷且没有多大意义的面具。

尼克洛恰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面具爱好者。他热衷于搜集各种类型的面具，而他收藏面具的历史自然也是相当的悠久。现在，他迫切地想得到这对特殊的面具，以此来为他的日本戏剧服饰收藏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这两副面具上一次公开拍卖的时间恐怕要追溯到1898年了，那一次是在维也纳。最终，因为出价不及一位罗马尼亚王子，尼克洛遗憾地与这对面具失之交臂。此后，他便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时机。他相信，等到王子和他的后裔死后，这对面具一定会重新回到市场上。他知道自己完全能够等到这一天的到来，而这也正是身为永生者的诸多好处之一。

“现在，我们开始竞拍这件商品，底价为10万欧元，有人出价吗？”

尼克洛·马基雅弗利抬头向台上望去，他的目光与主持人的眼神交会，他凝视着对方，点了点头。

主持人立刻会意地点了点头，“现在，马基雅弗利先生出价十万欧元。一直以来，马基雅弗利先生都热衷于慈善事业，而他本人也是此次慈善拍卖会最慷慨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之一！”

主持人的话立刻就得到了回应，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，不少人回过头来注视着他，有的人还特意抬了抬眼镜。尼克洛向众人微微点了点头，脸上浮现出一种礼貌的笑容，以示回应。

“现在，有人出价11万欧元吗？”主持人紧接着问道。

两位私人收藏者当中的一位轻轻抬了一下手。

“12万？”主持人见状立刻扭头向尼克洛望去，而对方也很快点头回应。

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，这对面具的拍卖价格一路狂飙直上，很快就升至25万欧元。大厅里也只剩下了三位执意购买的竞拍者：尼克洛·马基雅弗利、美

国演员以及加拿大古董商人。

尼克洛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他的耐心终于获得了回报，那对面具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了。

这时，他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振动起来，他脸上的那一抹微笑也渐渐消失。一开始，他并没有理会它，丝毫没有接电话的打算。在来这里之前，他已经吩咐过手下，除非是十万火急的事情，否则就不要轻易地打搅他。他知道，他的那些手下都很惧怕他，所以除非发生紧急事件，不然他们一定不敢在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。想到这儿，他将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了一个超薄手机，看了一眼手机屏幕。

宽大的液晶显示屏上出现了剑的图案。

尼克洛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就在那一秒，他知道自己或许只能再等一个世纪才能成为这对面具的主人了。

他快步走出宴会厅，推开滑盖，将手机放到耳边。他的身后传来了拍卖锤落下的声音，主持人高声宣布：“成交！成交价格为26万欧元……”

“是我。”尼克洛对着电话说道，只不过他使用的语言换成了他的母语——意大利语。

话筒中先是传来一阵噪声，紧接着就传来一个操着带有浓重英国口音的意大利语的声音，这种浓重的方言口音曾经在欧洲大陆上十分流行，只不过那已经是四百年前的事情了，“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电话那头是个男人，不过他并没有确认对方的身份，当然，他也不需要。尼克洛知道他是谁——不死的魔法师兼巫师约翰·迪博士，当今世界上力量最强大，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人之一。

尼克洛·马基雅弗利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那间酒店，来到了鹅卵石铺成的小丘广场上。他停了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间凉爽的空气。

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他用一种谨慎的语气小声地问道。他厌恶约翰·迪的为人，而他也知道约翰·迪对他也一样，只不过他们都同样效力于黑暗古老，所以几个世纪以来，虽然两人并不投契，但是迫于形势和身份也只得互相

合作。除此以外，尼克洛还有一些嫉妒约翰·迪，嫉妒他的年轻——看起来，他确实比自己年轻。尼克洛于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，而这就意味着他注定要比这位英国的魔法师大58岁。据史料记载，他死于1527年，也就是约翰·迪出生的那一年。

“尼古拉·弗莱梅又回到了巴黎。”

尼克洛闻言，立刻挺直了腰背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在刚才。他通过一扇雷门从美国回到了巴黎。我也不知道雷门的另一个出口在哪里。他和斯卡哈在一起……”

尼克洛撇了撇嘴唇，露出一个痛苦的表情。上一次他和这位女战士相遇时，她把他推进了一扇门，接着大门就关上了。在那之后，他的胸口和肩膀一直疼了好几个星期。

“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类孩子，两个美国人，”约翰·迪说道，由于是越洋电话的缘故，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回音，“他们是双胞胎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尼克洛问道。

“他们是双胞胎，”约翰·迪重复道，“有着金色和银色气场的一对双胞胎。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”他小声地说道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”尼克洛回答说。那意味着麻烦。不过他的唇边也浮现出一丝浅浅的微笑，当然，也意味着机会。

电话里又传来一阵静电的杂音，片刻之后，约翰·迪的声音又再度响起：“在赫卡忒和她的光影空间被摧毁之前，三面女神已经唤醒了那个女孩体内的魔法潜能。”

“一个没受过任何魔法训练的小女孩不足为惧。”尼克洛立刻回应道。在快速地对事情做出评判之后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当然，对她自己和她身边的人来说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“尼古拉带那个女孩去了奥哈伊。在那里，隐多珥女巫教会了她空气魔法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你一定曾经试图阻止过他们。”尼克洛的话语中暗藏了一层

揶揄的口吻。

“是的，可是失败了，”对于这一事实，约翰·迪虽然有些不情愿，可还是承认了，“那个女孩已经有了一些基础，但是尚未掌握任何技巧。”

“你想要我做什么？”虽然此刻已是胸有成竹，可尼克洛仍然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找到尼古拉和那对双胞胎，”约翰·迪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，“抓住他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干掉斯卡哈。我马上就与奥哈伊赶来，不过我大概需要十四或十五个小时才能到达巴黎。”

“那扇雷门呢？”尼克洛大声地问道。既然有一道雷门连着巴黎和奥哈伊，那约翰·迪为什么不……

“隐多珥女巫把它给毁了，”约翰·迪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，“而且她还差点杀死我。幸运的是，我最后还是逃出来了，只不过身上留下了一些小伤口。”说完，他没有说“再见”，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。

尼克洛·马基雅弗利关上电话，用它轻轻地敲了敲下嘴唇。不知为何，他对约翰·迪最后的那句话深表怀疑——如果隐多珥女巫真的想杀死他，哪怕是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魔法师，恐怕也不可能活着。

尼克洛转过身，穿过空旷的广场，向他的车走去。他的司机正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他。

在这个城市里，有可能出现雷门的地点只有几个，如果尼古拉、斯卡哈和那对美国双胞胎真是通过一扇雷门来到了巴黎，那就意味着，要想抓住他们应该不会太困难。

如果他能够今晚就抓到他们，那么，在约翰·迪到来之前，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

尼克洛笑了。现在，他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够了，在这几个小时里，他相信这几个人会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五百年的生活阅历已经让他掌握了如何才能打动他人的心，从他们口中套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## 第二章

乔希·纽曼伸出手，将右手手掌贴在一堵冰冷的石墙上，借此来支撑自己的身体。

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一秒钟之前，他还在美国加州的奥哈伊小镇上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就站在隐多珥女巫的那间小商店里。他的姐姐苏菲，还有斯卡哈和那个名叫尼古拉·弗莱梅的男人都站在一面镜子里，一齐看着他。紧接着，他记得苏菲从那面镜子里伸出头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将他拉进了镜子。他立刻紧紧地闭上双眼，只感到有一些冰凉的东西碰到了他的皮肤，在这种冰凉的刺激下，他背后的汗毛一下子全都竖了起来。

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类似于储藏室的小房间里。房间的石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，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镜子，镜面上蒙着一些灰尘，还有不少油漆的斑点，镜子周围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：一摞梯子，一些打破了的陶器以及几捆已经捆好的布，表层的布上也洒满了油漆点子。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瓦数不大的电灯泡，使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一片微微的黄光之中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乔希问道，他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。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，然后又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这是在哪儿？”

“这里是巴黎，”尼古拉把手在黑色牛仔褲上蹭了蹭，回答道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开心，“我出生的地方。”

“巴黎？”乔希小声地说道。他刚想说“不可能”，可是一想到这两天来的奇异经历，他明白这句话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意义。“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？”他大声地问道，“苏菲？”

他四处张望，寻找姐姐，却发现姐姐正把耳朵贴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扇门上，全神贯注地听着。她摆了摆手，示意他走开。于是，他转向斯卡哈，可是这位红头发的女战士却摇摇头，用手紧紧地捂住嘴巴，看起来像是要呕吐的样子。最后，乔希只得找到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炼金术士，“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“这个地球上贯穿着许多肉眼看不到的能量线，有时候，我们把这种线称为雷线或地脉。”尼古拉解释道，他把两根食指交叉在一起，继续说道，“当两根或两根以上的雷线相交时，就会出现一扇雷门。在当今世界，这种神奇的门已经非常少见，可是在远古时代，长老们正是利用它们穿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。通过雷门，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，他们就能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——就像我们刚才一样。隐多珥女巫打开了一扇位于奥哈伊的雷门，然后我们通过雷门就来到了这儿——巴黎。”说话时，他的语气听起来极其平静，就好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

“雷门，我讨厌它们！”斯卡哈喃喃地说道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她那张苍白的脸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对劲，“你就从来都没有过晕船的感觉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从没晕过船。”乔希摇摇头。

这时，苏菲从她俯身倾听的位置抬起头，“骗人！他在游泳池里都会恶心地想吐。”她笑了笑，然后又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木头上，用心地听起来。

“就是那种感觉，恶心得想吐，”斯卡哈说道，“每次使用雷门，我都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甚至更糟糕。”

苏菲从门上再次抬起头，望着炼金术士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巴黎的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我猜，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。”尼古拉说道，同时走到她的身边，把耳朵也贴在门上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苏菲从门边退了一步，“我不这样认为。”她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犹豫。

“为什么？”乔希一边问，一边环视了一下这个并不整洁的小房间。看起来这里的确像是某个古老建筑的一部分。

苏菲摇摇头，“我也不知道……只是觉得这里并没有那么古老。”说着伸出手，将手掌向石墙上贴去。就在她的手掌碰到墙壁的一瞬间，她立刻像触电一样弹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乔希问道。

苏菲将手掌再次贴到墙壁上，“我能够听到很多声音，有歌声，还有一些听起来像是风琴的声音。”

乔希耸耸肩，“我什么也听不到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不再说话，而是专心致志地思考他和姐姐之间存在的这一巨大差异。赫卡忒唤醒了苏菲体内的魔法潜能，现在她的各项感官都已经变得超级敏感。

“我听得到。”苏菲把手从墙上拿开，她感到脑海中那些声音也在渐渐消失。

“那些不过是这栋建筑所吸收的一些噪音，时间一长，这些声音就被记录在这栋建筑之中。”尼古拉解释道。

“这是一座教堂，”苏菲肯定地说道，说完又皱了皱眉，“这是一座新教堂……建于现代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19世纪末，20世纪初。不过，这座教堂应该是建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遗址之上。”

尼古拉仿佛被钉住一样，立在木头门前。在头顶上那昏黄的灯光的映射下，他的影子突然变得异常的消瘦且棱角分明，他的两只眼睛完全陷入了阴影之中，看起来就像是两个黑漆漆的洞。“巴黎有很多教堂，”他说道，“不过我想，符合你这些描述的应该只有一座。”说完，他便伸手去抓木门的把手。

“等一下，”乔希飞快地说道，“你想过没有，这样做可能会启动某种报警装置？”



“哦，我对此深表怀疑，”尼古拉自信满满地说道，“有谁会在一间教堂的储藏室里安装报警器呢？”就在说话的同时，他一把推开了那扇木门。

一阵尖锐的警铃声随即划破了宁静，在这个由石板砌成的密闭空间里回荡着。红色的报警灯也开始快速地闪烁。

斯卡哈叹了口气，然后用一种古老的凯尔特语言说道：“你不是早就告诉过我，行动前必须等待，迈步之前必须看仔细，而且必须谨慎地留心身边的一切吗？”语气中满是无可奈何。

尼古拉摇摇头，同时为自己犯的这个愚蠢的错误叹了口气。“我想，这大概是因为我老了吧。”他用同样的语言回答说。

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来道歉。“快走！”他大声叫道，声音甚至盖过了报警器的声音，然后大跨步地冲向了前面的走道。苏菲和乔希紧紧地跟在他身后，斯卡哈殿后，在每走一步之前，她都小心地看看四周，然后再慢慢地向前走。

木门打开后，外面是一个短短的狭窄走道，走道的另一头仍然连着一扇木门。尼古拉快步走到第二扇木门前，推开了那扇门——就在门被推开的一瞬间，另一阵警铃声随之响起。进门后，他向左走，来到了一个巨大而空旷的房间。一走进这个房间，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古老的气息。地板擦得很亮，还打了蜡，有一点滑。墙上挂着成排的蜡烛，借着金黄色的烛光以及红色的报警灯光，他们看到前方有两扇巨大的门，门上面有两个字“出口”。尼古拉立刻向门奔去，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着。

“别碰它——”乔希大叫，可这时尼古拉已经抓住了门把手，想推开门。

第三个报警器也响了，这一次，警铃的声音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那两个报警器，称得上是震耳欲聋。门口的红灯也立刻开始闪烁起来。

“跟你说了不要碰它。”乔希嘟囔道。

“我有点搞明白了，为什么这座教堂关着门？”为了让他们能够听清自己说的话，尼古拉用尽全力喊道，“这间教堂通常都是开着的。”他转过身，看了看四周，“这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通过雷门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般需要多长时间？”苏菲问道。